



# 夢的記憶

吳泰昌



# 夢的記憶

吳泰昌

花城出版社

# 梦 的 记 忆

吴 泰 昌

\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125印张 2插页 150,000字

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

精装印数1—495册

ISBN 7-5360-0527-x/I·479

精装定价: 5.80元



1987年 7 月 4 日  
作者像

岁月如流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时间的流水，不知冲刷淡化了多少前尘和往事，唯有那弥足珍贵的，依然恋栈在记忆的深处，像晨雾，时隐时显，如梦如烟，呵，那人生海洋里的痛苦和欢乐，奋斗道路上的挫折和追求，还有那温馨的友情，无尽的思念……

亲爱的读者，请你翻开它，翻开这一篇篇淡雅迷人的美文，一个个朦胧可爱的梦。它甚至使著名的散文作家读后也不能不为之动容：“我喜欢这样的散文……它们的特色，是随随便便，毫不作态的称心而道，注重日常生活和人情事理的描述，读来非常真切、明白，又非常自然而有意味。”

## 序 言

知道泰昌的散文集《梦的记忆》即将付印，我是十分高兴的。由此，我记起来许多从小念过的类乎散文的文辞。70多年过去了，这种文辞至今不忘。

我幼年入蒙塾，读过了《人之初》等几本书，又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国文课本。在“人、手、足、刀、尺”之后，有篇课文是：

“儿有病，母坐床前，讲故事，儿乐甚。”

接着一篇：

“儿病愈，母心喜，天气晴朗，挈儿出游。”

课本上图下文，我念着、看着，觉得写的就是我家里的事情，因为我正是多病的（疟疾）。每念一次，心里都感到愉快和幸福，恨不得回家偎到母亲怀里去。

稍长，读《四书》。我们那里有句有名的话，道是“念到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屁股打成灯笼”。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的确咬不动。但是捺下心，读读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还是会慢慢能感到兴趣的。塾师不开讲，只教我们朗诵。回家，我找父亲给我讲解。父亲挑着给我讲。我也似懂非懂。可是能背诵不少的章节，并且能留下很深的印象。那就是关于孔夫子为人处世

的印象，关于孔夫子和他的众多门弟子的关系的印象。

孔夫子在乡党是怎么个神情态度，在太庙怎么样。关于他的吃饭睡觉又怎么样。例如睡觉，他主张不要仰着睡（不尸），不要说话（不语），这很有道理，到现在还是合乎卫生的好习惯。可见他是有讲究的。可也没准儿。他又鼓吹吃点小菜和水泡饭，屈一只臂膊当枕头，“乐也在其中矣”。关于他的吃，书上另外记得很详尽，那可讲究极了。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。变味的不吃，隔宿的不吃，甚至“割不正不食”。又喜欢吃生姜，好像餐餐都吃。大约这是他老年时的考究。前几天报刊上有专文介绍孔夫子的吃经，认为现代老年人可以学习的。

他一生恹恹惶惶，周游诸国。在陈绝粮，在蔡也倒了霉。路上遇着长沮桀溺等；他们唱着歌把他狠狠挖苦嘲笑了一顿：“凤啊，凤啊！德行为啥这么糟啊！今天搞政治的完蛋了！”子路问路：“你看到我的夫子吗？”碰到的是荷蓑丈人。丈人抢白他说：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何谓夫子！”

其实他们还是对他有好感的。荷蓑丈人回头好好招待了子路，子路把经过详细说给孔子听了。孔子说：“他们是隐者啊！”

孔夫子有时还玩点小花招。阳货欲见孔子，孔子不见。阳货给他赠来一头小猪，孔子探定阳货不在家时跑去拜谢他，不料却在路上碰见了。其实阳货对他并没有什么歹意，只告诉他说，你有好思想、好主张，像藏着个宝贝，不拿出来为国效力，能算是“仁”吗？你喜欢做事，又总是放过了时

机，能算是“知”吗？光阴过得快，日子是不等人的！孔子连声答：“好，好！我就出来任职做官了！”

孔夫子和他的门弟子那样的关系也是很有趣的。他们师生间常常抬杠子，闹别扭。在子游管治的武城，听到学校弦歌之声，不料夫子却看不起这个小地方，哼，这小地方也讲礼乐，真是割鸡用牛刀！子游抓住说，我从前听你夫子说过，不管大国小县、不管君子小人，都要讲礼乐。你现在怎么又这样说话？这问得夫子无言对答，只好认错说：“子游的话说得对。我刚才的话是说着玩的。”

最突出的是子路。因为老师口口声声总夸说颜渊这也好，那也了不起，他心里很不服气。一次，孔夫子又对颜渊说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。只有我同你有这种心怀。”子路就插嘴问孔子：“你带领三军作战，那时同谁在一起？”孔子很生气，回答说：“光着膀子打老虎，光着膀子过河，到死都不懊悔，这样自以为勇敢的人，我是不会同他一起的！我需求的，必须临事而想，凭谋略而取得成功的人啊！”

孔夫子在卫国，去拜见卫灵公的名声不大好的夫人南子（想通过她影响卫灵公）。子路很不高兴。急得孔子赌咒发誓：“我若做错了什么，天不容我！天不容我！”

一天，子路、曾参的父亲曾皙（名点）、冉有、公西华几个人陪侍孔子坐着。孔子说：“不要因为我比你们年长几岁，便对我提的问题不肯回答。平日你们总说，没人知道我呀。可是有人知你用你，你又怎么样呢？”子路就粗率地抢先回答说：“若有千乘之国，被挟迫在大国之间，对它调动军

队，又趁它饥荒之时，进行威迫。若是我来治理这样的国家，只要三年工夫，我就可以使它有勇气作抵抗，并且教它掌握了恰当的大政方针。”孔子摇头嗤笑了他一声。以下冉有、公西华，都答得很谦逊。最后问到曾点。曾点正在鼓瑟，听到问，铿一声，停手放下瑟，回答说，“我的想法跟他们几位不同。”孔子说：“不要紧，不过各人谈谈自己的志愿罢了。”曾点就说：“在暮春时候，春天的夹衣已经做成，小伙子五六人，小孩子七八人，到沂水去洗澡，吹拂着凉风，跳着求雨的雩舞，吟着雩诗，一同回来。”孔子说：“点的想法好，我同意。”

不过孔子还是十分赞赏子路的憨直与忠心。他曾慨叹道：“我的道理不能实行，将来乘木划子到海上去飘流，跟着我的恐怕还是子路吧！”

孔子十分关爱他的众多门弟子，对每个在各地任职的门生，都乐于进行具体的帮助。伯牛有病，孔子去看他，隔小窗口拉着他手叹道：“这个人竟生这样的病！”连说几次。颜渊死，孔子哭得很伤心：“天杀了我！天杀了我！”

孔子的思想也很矛盾，一次忽然说：“我想不说话了。”为什么？“天何言哉，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！”这显然是老子的大德无为，行不言之教的主张。

《论语》为我们勾勒的关于孔子以及他们师生间关系的形象，是活生生的，有血有肉的，它在叙述他的理论主张中，有意无意漫不经心的淡淡的几笔，就给我们画出几千年前的人物和日常生活的景象。撇开他的理论说教，我们看到的孔

夫子，是个普普通通活着的人，头上并无什么神圣的灵光；我们看到的他们师生的人际关系，也是十分真实生动、富有趣味的，比起今天我们学校里的情形，好像还更活泼一些。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！

以上的引述，是我现在还记牢的幼年念过的书。我把新课文和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都看作散文，没把它们看作教科书和圣人的经典著作。

我喜欢这样的散文。我心目中泰昌的散文，正是这样一路的散文。它们的特色，是随随便便、毫不作态的称心而道，注重日常生活和人情事理的描述，读来非常真切、明白，又非常自然而有意味。正如一碗淡淡的清汤，上面浮着几粒碧绿的葱花和透明的油珠。喝着，满口爽快，觉得很有味道。

泰昌的为人正是这样的。外表近乎乱头粗服、不修边幅的一派，说话随便，脱口而出；手脚麻利，转身极快。工作虽繁忙，对各种社会关系都能关顾到。见面也没什么要紧的话，更没什么激动的感情流露，给人的印象，也是淡淡的，绵绵的，平平白白的，可是，久不见，就有点想他。

我忽然想起薛宝钗的一句诗：“淡极始知花更艳。”借来说他和人、文似乎都可以，我以为。

吴组缃

1987年4月25日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序言 ..... | 吴组缃 |
|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阿英的最后十年 .....      | 1  |
| 随叶老漫游 .....        | 10 |
| 想起“亭子间” .....      | 16 |
| 傲然开放的菊花 .....      | 20 |
| 如烟火之不熄 .....       | 24 |
| 刻在心上的记忆 .....      | 30 |
| 一次愉快的对话 .....      | 35 |
| 叶圣老的心没离开过教育 .....  | 44 |
| 海棠花开 .....         | 52 |
| 徽州道上 .....         | 54 |
| 《郁达夫诗词抄》晚出之谜 ..... | 57 |
| 峨眉山人 .....         | 61 |
| 夏衍谈报告文学 .....      | 65 |
| 石头弹子的故事 .....      | 71 |
| 愿这个片刻长久 .....      | 77 |
| 有星和无星的夜 .....      | 88 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乌木雕的情思.....       | 98  |
| 忆念中的诗人小川.....     | 98  |
| 巴金获法国荣誉勋章记.....   | 104 |
| 红红的小辣椒.....       | 109 |
| 开卷有益.....         | 114 |
| 在香山没有红叶的日子里.....  | 116 |
| 三个和尚.....         | 120 |
| 咸鸭蛋和松花蛋.....      | 124 |
| “巴金这个人.....”..... | 138 |
| 默默地灌注着心血.....     | 150 |
| 她钟爱带刺的玫瑰花.....    | 156 |
| 巴老的“杂事”.....      | 159 |
| 海棠树下的约会.....      | 162 |
| 寂寞吗？杨晦老师.....     | 167 |
| 未了的心愿.....        | 171 |
| 朱光潜与对话体.....      | 174 |
| 听朱光潜先生闲谈.....     | 178 |
| 月光会照亮路的.....      | 191 |
| 险闯大祸.....         | 208 |
| 老师的书.....         | 214 |
| 吴组缃的《山洪》.....     | 219 |
| 梦的记忆.....         | 223 |
| 阿英的日记.....        | 228 |
| 文汇情谊.....         | 233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阿英与日本学者的一段友情 ..... | 236     |
| 难忘的微笑 .....        | 239     |
| 忘了时日的五天 .....      | 244     |
| 温暖的记忆 .....        | 247     |
| 鲜鱼浓汤 .....         | 250     |
| 燕园的黄昏 .....        | 256     |
| 扉页上的话语 .....       | 261     |
| 《诗论》重版漫忆 .....     | 264     |
| 飘浮在眼前的那片白云 .....   | 271     |
| <br>后记 .....       | <br>276 |

## 阿英的最后十年

阿英同志逝世快两年了。

这位使我尊敬的前辈，他生命的最后十年，给我留下的记忆是那么深刻，像一刀一刀雕在我的脑壁上，又像一根一根的尖针扎在我的记忆里。十年，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肆意摧残下，文艺界有多少优秀之士屈死。有的当时倒下了；有的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备受折磨，终于致死。阿英就是属于后一种。他长期蒙受巨大的肉体 and 精神的痛楚。但是，他从不呻吟，他以惊人的毅力支撑到了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七日，分享了祖国新生的欢乐。

一九六六年夏天，阿英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。江青勾结林彪炮制的《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》把所谓的“十七年文艺黑线”追溯到三十年代。而他，从二十年代末起，就是我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。周扬、夏衍、阳翰笙、田汉被打成反革命的“四条汉子”，他与这些老友历史的和现实的关联，又岂能幸免祸及。他常对家里人说，以后“罢官”也好，可以有时间安下心来做些多年想做的事。他知道年龄不饶人，加上自己大脑有过病疾，六十六岁的人，很难说会因为什么原因突然丧失思维和写作能力，那才是最

可怕的。所以尽管白天挨斗，挂牌子示众，晚上他总是在认真地回忆、检查自己，他希望运动赶快过去。

但是，他想得太天真了。一场罗织罪名的残酷迫害，没头没脑地打在他的身上。

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下半夜，他被一辆大卡车从家里绑架走了。原来上半夜，江青在接见电影界的一次会上，公开诬陷他是“叛徒”。当时的江青是上帝的化身，她的话就是法律。她说谁是什么就是什么，谁若不同意，谁就是反对中央首长，就是现行反革命。阿英用沉默来反抗，自然少不了一顿拳打脚踢。

三天后，江青伙同中央文革那个“顾问”，又在一次电影界座谈会上，诬蔑阿英、冯至为顾问的影片《诗人杜甫》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，说影片里表现了阿英等人的“阴暗心理”。一九七〇年，在姚文元把持下的第六期《红旗》上，一篇署名钟岸的攻击陈白尘同志的话剧《石达开的末路》的文章中，又诬蔑阿英一九四一年愤慨于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而创作的历史剧《洪宣娇》，是“反动文艺作品”，是用“指桑骂槐”的手法“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”。这样的蓄意陷害，简直要把阿英置之死地。一九四五年为响应毛主席、党中央的号召，他在苏北根据地创作的优秀剧作《李闯王》，竟也成为“借古讽今”，影射现实的“大毒草”。一九六二年《文学评论》发表他写于一九五五年的一篇谈《老残游记》的旧稿，因为其中谈到“清官”比“贪官”好，也被强加上攻击三面红旗的罪名。

从此，阿英头上被牢牢地戴上了“叛徒”、“反党分子”两顶帽子。

一九六七年夏天，当社会上抄家盛行时，反革命小丑戚本禹曾在一个公开场合，传达了陈伯达和那个“顾问”的“指示”：封存阿英的书房，任何人不准动。阿英当时还以为这是一种好意的关照。阿英的收藏素负盛名，他那小巧的独家四合院弯弯曲曲的书房，吸引过不少国内外知名的人物。陈毅同志，郭老来看过书。陈伯达和那个“顾问”也来看过书、借过书。谁知不久，陈伯达一伙的卑鄙用心就暴露了。

一九六七年秋天，阿英全家从棉花胡同旧宅被扫地出门，赶到终年不见阳光的一间过道南屋。紧接着，陈伯达以“审查”为名，亲笔手谕，抢掠了阿英的全部图书收藏。

解放后，阿英曾陆续捐献给国家相当数量的珍贵图书。例如残存两张文化部文管局签发的阿英捐赠书单记载：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一次捐献明版本书七册；一九五六年一次捐献明、清善本书七十五册。一九六八年，他尚在受审查中，曾主动写信给中央领导同志，提供在他被封存的图书中，有可供研究中苏边界问题用的资料。“四人帮”如此无视社会主义法制，以强权抢夺别人的私有财物，而这种强盗行径，竟然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，这使阿英极为痛心、极为震惊。如果说，江青在政治上对他的诬蔑是给他精神上插进了一刀，那么这件事，也同样是很深的一刀。由于身心受到严重摧残，他的健康很快恶化了。

一九六九年，阿英中了一次风。瘫痪在床，失去了说话

能力。在缺乏起码的医疗和物质条件的情况下，靠老伴林莉同志的照护和梅兰芳夫人福芝芳等亲友接济药物，总算慢慢缓了过来，八、九个月后才恢复了说话、写字、走路的能力。但日子越来越艰难，老伴受株连被迫退职，精神分裂症加剧。唯一一直生活在身边的幼女，大学毕业后，因被定“叛徒子女”的缘故，不能留京照顾两位重病的老人，被分配到河北省农村工作。大病初愈的阿英常常拄着拐棍，边走边歇，上街买东西。

一九七五年秋天，对阿英来说，简直是喜剧悲剧交相冲击的日子。由于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，着手解决一批老干部的问题；加上陈毅同志生前的过问和关怀，他的问题解决了。江青强加在他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，全部推倒，中央恢复了这位老党员的政治名誉。他虽仍处斗室之中，对国家的命运深感忧虑，但他坚信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。那年他已是七十五岁高龄的人了，为党工作的希望又在他心里萌动，他打算一旦被抄查的资料退回，就闭门工作。谁又知道，当他刚卸下政治的镣铐，病魔又来叩门。九月的最后一天，一个阴雨连绵的早晨，医院宣布他肺癌已至晚期，至多只能维持几个月。这对家里人来说，简直是晴天霹雳。他对自己的病情毫无察觉，不知道他的生命在以日计算。他初住院时还乐观地说：春天以后，会好起来，有很多事要做。

阿英顽强的生命力一度使家人和朋友对他的健康抱有希望。记得一九五七年，他因脑血肿，动过一次大手术。当时几乎被判定不得获救，即使幸存，也会落个不能做文字工